

窈窕文丛

一只胳膊的拳击

著

译林出版社

窈窕
文丛

一只胳膊的拳击

庞羽



译林出版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只胳膊的拳击/庞羽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47-7439-0

I. ①—… II. ①庞…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44163号

一只胳膊的拳击 庞羽/著

特约编辑 袁楠
责任编辑 周璇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校对 孙玉兰
责任印制 颜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439-0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窈窕文丛：爱情一息尚存

贾梦玮

“窈窕文丛”，顾名思义，作者都是女性，是女作家，而且这次基本都是八〇后九〇后的青年女作家。关于女作家，关于女性书写，有“女权主义”的说辞，也有女性文学为文学提供了细腻与抒情风格的说法。这两点都有它的理由，但也都可以不管。或者说，“窈窕文丛”的年轻女作家们所提供的，远远不止这些。

我相信，女性所体验的世界一定不同于男性所体验的世界，这是由男女不同的身心所决定的。因此，女性作者一定会为文学共同体提供新的东西。“窈窕文丛”不仅是女性文学，而且要为文学提供新质。就拿经典的女性文学形象来说，目前我所知道的大多为男性作家所创造；但我更愿意信任女作家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因为，那不是“他者”，而是她们“自己”。“窈窕文丛”为文学世界提供的女性文学形象，如纪米萍、夏肖丹、丁霞、刘

晋芳、商小燕、娜娜、云惠、阮依琴、唐小糖、芸溪、静川、梅林、汪薇……还有好多个“我”与“她”，那些鲜活的女性形象，只有她们才能创造，“她们”身心的千疮百孔，只有她们才能感同身受。阅读“窈窕文丛”，我一次又一次被震撼，我对于“她”的阅读体验，不是同情、怜惜、悲悯等词汇所能概括的。常常，我觉得我就是“她”，就是“她们”，我居然也可以感同身受。这是文学的魅力，也是文学的命运。

让我这个男性读者觉得遗憾和汗颜的是，“窈窕文丛”中所塑造的男性形象，或萎缩，或无能，或逃避，或不忠，或模糊不清、不负责任，或外强中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伊甸园至少有一半有坍塌的危险。女人都那样了，男人就没有责任？还有幸福可言？男人都这样了，女人的幸福又从哪儿来？男人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异性环境颓败了，无论男女，他们和她们情将何堪？免不了的，每个人的心上都会有一道或一道道伤口。我们都是伤心之人。文学，某种程度上就是疗伤的艺术。

但是，“窈窕文丛”中所有的故事也都在告诉我：爱情至少一息尚存。“窈窕文丛”的每部作品中，有一万条否定爱情的理由，可是爱情还是在那儿，无法否认。倘若本体意义上的爱情已经死亡，“窈窕文丛”中的那些女性，也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深创与剧痛。爱情似乎是痛苦之源，但也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

广义上的“爱”和“情”是世界的本源。“窈窕文丛”中的作品，也有不以两性关系为描写中心的，而是更多关注底层人物粗粝、绝望的人生，像冰冷的石头和灰扑扑的尘土一样的命运。

“任何人在写作时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颇堪玩味。她还说：“心灵要有男女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艺术的创造，必须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结成美满的婚姻，整个心房必须大敞四开，才能感觉到作家是在美满地交流他的经验。”弗吉尼亚·伍尔夫被“女权主义”时而认作同道时而认作敌人。我只知道，男人和女人有着更广泛意义上的共同命运。

美貌曰“窈”，美心曰“窕”；美状曰“窈”，善心曰“窕”。“窈窕”形容的是女子仪表心灵兼美的样子，丛书以此命名，编者和出版人的美好愿望可以想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好的“君子”呢？“窈窕文丛”既是给女人的，也是给那些男人的。

给“爱”机会，让“爱”创造。

目录

1	佛罗伦萨的狗
23	操场
39	福禄寿
57	左脚应该先离开
77	我是梦露
97	我们驰骋的悲伤
119	喜相逢
137	橘的粉
157	到马路对面去
177	树洞
201	真草千字文
229	亲爱的雪塔
253	一只胳膊的拳击
271	拍卖天使

佛罗伦萨的狗

要怎样才能去佛罗伦萨？

当我躺在椅子上时，我感觉到血管里有一条鱼在游动，时而游进心房，时而游进我毫无表情的面部。

陆医生扶好眼镜看着我。他的眼睛离我很遥远。

“没事，放松。和我谈谈你的问题吧。”

办公室的墙壁很白，白得让人窒息。这个月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肚子饿。就这么，毫无羞耻地饿着。

记忆里最慌乱的饿是在六岁，奶奶去世的那年。老家四面环水，坟地在小岛上。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洪水才过去一年。我们乘着小船到了奶奶的坟墓。船没有经过的地方浮着一层薄冰，冰面上反射着苍白的日光，有一刻我感受到了永生。

仪式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晚上。没有人顾及我，他们只忙着自己的悲伤与麻木。饥饿感轰隆隆碾过我的身体。六岁的我还是知道供饭是不能吃的，但是我满脑子都是食物。

哥哥出现的时候，我坐在新坟边。地上是无边的荒草，地下是无尽的白骨。可是我很饿。哥哥蹲下来，看着我，我抬头望了他一眼，又有气无力地垂下眼皮，肚子发出了不甘心的哀鸣。后来他给了我一根沾满泥土的花生藤，上面长着几颗花生。我瞬间把花生米吃光。再抬头时，只有哥哥远去的背影。

黑色夹克上有白色衬衣的领子。牛仔裤。腰间缠着孝带。

寒风吹过，哥哥头发飞扬，孝带也在不安分地鼓胀着。

那形象存在我记忆里好多年。那时我还不不懂死亡，不懂离

别，可是刹那间我好像懂得了在人间流浪的某种风。后来我用整个青春期思考那到底是什么，可是岁月依然沉默不语。

“医生，那到底是什么？”

我把目光扔给了陆医生，他眨巴着眼睛，闪躲过去了。

“这个答案其实没有问题那么简单。从医学上说，恐怕是某种荷尔蒙分泌。”陆医生还想继续说下去，我却闭上眼睛，张开嘴巴。

哥哥是我姑妈的儿子，当时还在上初中。他家住在隔壁的镇子上，有一个大院，院子里有一株硕大的雪松。哥哥不喜欢读书，就爱在雪松下面耍剑。亲戚们都认为他无可救药了。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每次去他家，我都扮演他的对手，耍剑，然后挑个合适的时间倒下。

姑妈有事，哥哥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我只记得那时候电视里在放陈小春的《鹿鼎记》，哥哥也不练剑了，就坐在电视机面前看。我看见韦小宝的影子在他黑色的眼珠里逐渐鲜活。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那天晚上，我背着妈妈在他的粥里多放了一块咸鱼。

韦小宝的故事快要结束时，哥哥要走了。

那天，妈妈不在，我刚放学回来，哥哥坐在凳子上看着《鹿鼎记》最后一集。我把作业本摊在书桌上，准备写作业。突然，电视的声音小了，哥哥的声音悠悠地传了过来：“小西，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时哥哥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用双手捧起我的脸颊，朦胧间我闻到了他手上咸鱼的气味。于是我想起了妈妈腌咸鱼的场面，杀鱼、抹盐、风干，哪个步骤都不能少。腌咸鱼的时候，盐分要不多不少，煮咸鱼的时候，放点花椒就会别有一番滋味。我最喜欢看咸鱼被煮得滋滋冒油的样子了。可是我不喜欢哥哥现在这样，双手在我的脸颊上来回蹭着。

哥哥的脸越来越大，准确地说，他的脸越来越近。我惶恐不安地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办。当他的鼻子快要接近我的鼻子时，他“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像天气预报说明天晴，可是又下起了冰雹一样。面前的哥哥眼睛里全是熠熠发光的冰雹。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笑声至今还在我的耳畔回响。说实话，从那以后，我仿佛就对笑声过敏了，这种笑不是微笑，不是哈哈大笑，就是一股气从胸腔带出来的那种笑。到现在我都怕。

“你有怕的东西吗？”我转过头问陆医生。

陆医生仿佛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一样，不假思索地说：“每个人都有软肋，都有惧怕的东西。比如说我怕蛇，你怕蟑螂，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它平常得如同我们的头发。”

对于这个答案，其实我不怎么满意。我的目光又粘在了白色墙壁上。

后来我家搬走了，搬到离老家很远的地方。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我还是会碰到哥哥，他个头蹿得越来越高，鼻子也变得笔

挺，唇边长出了黑色的绒毛。可是见到他，我还是会想起他的笑声。浴室里的水汽升腾的时候，阳光落在我指尖的时候，黑夜漫长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总是想起那笑声。

我们搬到了一个小城市。我的乡村口音让我无限自卑，我努力改变自己，可是总是觉得自己不被接受。后来我们的语文老师休产假了，代课的是我们的教务主任，姓林。他的头发有点卷，总是站在天台上吸烟，所以手指间有点黄。

现在想起来，小学里的语文课十分轻松。林老师让我们挨个朗读文章，每个人负责一段，按照座位顺序读。到了我的时候，我支吾着开不了口，林老师静静地注视着我。当我读出第一句话的时候，有同学笑了。第一句话里有一个“佛罗伦萨”，很拗口，于是我更加磕磕巴巴的了。林老师没有打断我，就是等着我。

一段话好长。

我坐下来了。后面一个同学又站起来。后面的同学坐下来了。她后面的又站起来。我一直红着脸。下课了。

课间同学们嬉戏打闹的声音盖过我内心里的啜泣声。不，我没有哭。林老师不知何时出现在我的身边，他的声音很好听：“陈维西同学，放学后去一下我的办公室，五楼五〇八室。”

“如果我没有去，也许就不会来找你了。”我像是自言自语。

陆医生拿着一支笔不知道在写什么。我很想够着脖子望一眼，但是身子已经深陷在沙发椅里面了。我垂下头。这时窗外刮过一阵风，风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心里有根紧绷的弦松动了。懒懒的，发不出声音。

“无论遇到什么，都要避免‘如果’。既然已经发生，就坦荡荡地接受。无论是什么。”陆医生把十指交错在一起，饶有兴致地看着我。风过去了，心里一片乐声喧鸣。

林老师不在五〇八室，同办公室的老师对我说，去天台看看。

他果然在天台，夕阳给了他金色的轮廓。他背对着我，手指缝里轻轻夹着一支烟，冒着丝丝的气。天台底下孩子们吵着闹着，家长们在校门口翘首以待。我怯懦地不敢靠近。

他很快就发现我在身后了。

他走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哥哥的笑声。忽近忽远，忽大忽小。

“陈维西同学，跟我来。”林老师的声音打断了那个笑声，我随他走到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普通话教程，每天读一篇，要早上读。后面还有磁带，有录音机的话要多听。”林老师手里是一本书，还挺厚的。我接过去，很沉。接过去的时候，我脑子里满是“佛罗伦萨”，这个名词似乎对我有致命的吸引力。

那天，我连“谢谢”都没有说。我的脑海里都是哥哥的笑声，逐渐放大，让我听不清林老师后来说了什么。当我快要走出办公室时，我回头了，夕阳不知什么时候也到了办公室，金色的面庞，那是我最难以忘怀的记忆。

后来，我每天都会朗读，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出租屋的隔音效果很差，每次我提高音量，隔壁那对母女就会敲打墙壁：“声音小点！”我的声音就变得暗哑，可是林老师金色的面

庞浮现的时候，我又不自觉地提高音量。

很快语文老师又回来了。我的口音正在一点点地进步，同学们不再对我另眼相待了。当时我是班里的班费小队长，班主任把我叫过去，让我负责买一张给林老师的贺卡，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我顿了一下。这时陆医生抬起了头，还是一贯的平静的面容。这时的墙壁也白得很平静，就像没有涟漪的湖面。

病房里一片缄默。我紧紧抿着嘴唇，陆医生开着的电脑也不再发出那种低沉的轰鸣了。世界仿佛停止了。

良久，陆医生笑了一下：“继续说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接下去说什么呢？

我在学校旁的小店里看中了一款贺卡，彩色卡纸上垂挂着各色铃铛，标价是十元。可是班里各种活动的支出已经很大，我手里班费的余钱只有八块五。对于一个还住在廉租房的孩子来说，一块五已经是巨额了。

后来送贺卡给林老师的人并不是我。听说林老师很开心。可是我没有看到。

你想知道一块五是怎么得来的啊？其实是我偷的。也不算偷，只是从爸爸钱包里拿出了一些钱而已。一块五可以买八个包子五块烧饼三根肉串。

现在我还是不感到羞耻。真的。那时爸爸还因为丢失五块钱难过了一个星期。可是我不感到羞耻。

后来我每天放学都会从天台底下的路走，也许我比较早熟，能够被他看上一眼，是那时的我最大的愿望。

林老师后来再也没有教过我们。可我越来越想去佛罗伦萨。

我听见陆医生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于是不说话，愣愣地看着他。

病房里，是无限的苍白与寂静，病房外，是满世界荒芜的风。我注视着陆医生，陆医生没有抬头，在纸上写着什么。

有那么一瞬间我是想喊住他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停止世界的一切，停止太阳升起，停止风儿刮过，停止陆医生飞快的笔触。我只要停止一秒钟。

我也叹了口气。没等陆医生抬头，我继续说。

那年的廉租房涨价了。我爸爸妈妈不知道怎么办。那种破房子谁稀罕啊！隔音效果那么差，每回隔壁那对母女都拿白眼看我。

廉租房旁边当然都是廉租房，人员也参差不齐。在某次放学后，我遇到一个满脸胡子的叔叔。

他在小巷子第四栋一楼蹲着吸烟。我记得很清楚。我刚放学，从那儿经过。他吹了声口哨，我转过头望着他。

他把烟头扔了，走过来挽住我的胳膊：“你知道白老师住在哪里吗？”

我摇头。

我几乎是被他拎了起来。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跟他上楼了。

“你陪我找找白老师吧。”

到那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没有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这个叔叔的臂膀很有力，抓着我的胳膊，很疼，就像铁索牢牢扣住我一样。

从一楼到顶楼，我被他拎来拎去。他一边走一边说，啊不知道是不是在五楼，怎么啦好像白老师不住在这里。最后他说，我去洗个手。

就在他洗手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开我。那时的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有哗啦啦的水声。

到了三楼的拐角处，他的手终于放开了我。他走到我面前，用不知道怎样的眼神望着我。那种眼神到了我成熟点的时候才明白。但那时，我并不害怕，感觉自己就好像真的来到了佛罗伦萨，来到了属于这个名词的地方。

他的手放在我胸上的时候，我还是不害怕。虽然我才四年级，胸部已经微微隆起了，就像两个突兀的小山丘。而他，正走在这两个山丘上，自然得一点都不过分。

他的手。温度刚好。

我不记得过程持续了多久，好像很短暂。楼上有锁门的声音，随即脚步声近了。他似乎有点慌张。那时我才感到一丝害怕。脚步声越来越远的时候，害怕也越来越浓郁，那种感觉就如同滴在宣纸上的墨水，越来越巨大又越来越暗沉。

我飞快地下了楼，没有回头，一口气跑回了家。

“陆医生，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说过。好像没有发生一